

现代侦破推理小说

黑手 伸出高墙

王春来◎著

二

如果我们仍然停留在以往对犯罪的认识上，那么，或许在某一天会发现我们都成了黑社会势力统治下的“臣民”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现代侦破推理小说

黑手伸出高墙

王春来 著

(二)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第四章

一、被窝里的屎

李援朝一天出了两件事。

那天是大年三十，天下起了大雪。监舍前贴了一付大红对联：“改恶从善回头是岸，弃旧图新前途光明。”

有老犯人刑满释放，这些老犯人心情激动地卷起铺盖卷。囚犯中有一个讲究，犯人出狱时，不论被褥多破旧，也一定要把铺盖卷带出监狱，图个吉利，否则便意味着还会回来，这是老犯人最妒讳的。

新犯人用嫉妒的目光送走老犯人，然后移至老犯人睡的铺上。滚刀肉刀条子脸上露出一丝冷笑，怪叫着李援朝领被子。囚号门前一堆新被子，一个犯人隔老远抓起被子像发泄似地抛过来，李援朝瞪着眼睛神情高度集中，慌忙接住。

李援朝抱着被子又被领到一间大号囚室。囚室是和部队营房相似，全是上下铺、钢丝床，住着约二十名犯人。滚刀肉皮笑肉不笑指着靠门口的上铺对李援朝说：“咋称呼你呢？”

叫你书记犯吧，不中，行为规范不允许这样叫。3652，你老儿轮到这个铺了，就睡这里吧！你每天多上下爬几次，活动一下老胳膊老腿。”

李援朝看了看上铺，知道这个铺被囚犯们认为最“掉分”的铺，不仅是因为“二层楼”，更主要是冲风。不过李援朝感觉还好，走近一瞧却感到太高了，年龄大了，怎么觉得上铺跟长城似的高，可又不能让这些心里龌龊的犯人看扁自己，于是试着往上爬。李援朝抓住上铺床头钢管，脚踩下铺护栏，像在部队越障的架式。不料下铺犯人瞪着眼骂道：“你这老家伙，把我的铺踩脏了，干部如果罚我的卫生分我非收拾你不可。”

李援朝用力向上撑身子，竟没上去，可脚已踩空，像荡秋千似地摇晃，下铺犯人吓得“妈呀”一声从铺上跳起来。惊恐地看着李援朝。李援朝手还抓着钢管，力量不支，双脚重重地落在地上，超负荷的重量使他双脚又疼又麻，下腭被床沿磕了一下，李援朝疼得直皱眉头，嘴里流出了血。下铺的犯人破口大骂：“饭桶！你把我的魂吓飞了，你赔吧！”

李援朝感觉自己真的老了，笨手笨脚的，恐难爬上，即使在同犯们帮助下爬上去，下来就更不容易了，更要命的是每天早上和中午要两次整理内务，必须站在床沿把被子叠得棱角分明，总会有一天不小心一头从上面栽下去，要了老命。

李援朝抹了一把嘴角的血，喘着粗气，冲站在一边白净脸、戴眼镜的犯人说：“3622，你叫全进良，我能认出你，你别装蒜，你原是百货公司经理。你给我换到下铺，你如果不干，就领我找政府干部。”

全进良看着昨日尊贵的李援朝，今天晃着明亮的光脑袋命令自己为他换铺，就像当书记时命令后勤部长的口气一样，心里想这个老家伙到了这种地步还敢对我指手划脚，我今天非损损他不可！于是阴笑道：“承蒙‘李书记’你还能认出我，作为一名曾经是小小的副处级干部的全进良真是三生有幸，不过也不能因为私情给你开后门吧！这也是你‘李书记’在大小会上一贯提倡的。再说囚犯也分个先来后到。”

李援朝惊愕地望着这个过去在市委大楼里，曾在自己面前大气不敢出的全进良，此时嘴里在叽哩咕噜地教训自己，有点恼怒，没想到一年多的时间没见全进良，他的嘴能说不亚于“地痞”说出的话，气得指着全进良的鼻子说：“你、你……怎么变成这样？”

全进良用卑夷的眼光看着李援朝，冷笑道：“咋了？颠倒一下你就想不通了？现在是‘树倒猢猻散，爹死娘嫁人’。你不是书记了，谁管谁呀！这里的规矩你不懂，下上铺是犯人‘身份’的象征。就像你当书记时的地市级别和‘待遇’一样，在这里哪能让你新犯人睡下铺的？况且下铺卫生查得紧，不老练没经验的人睡下铺也会影响室内的卫生成绩。”

张宗耀冲全进良递了个眼色，点了一下头，全进良嘴角又露出一丝坏笑，用眼瞟了一下上铺，手指着上铺戏谑地说：“李书记”，你只管睡上铺，我保证你不出几天就像猴子一样上下自如了。”

李援朝气愤极了，怒斥道：“我过去还认为你是个踏实肯干的干部，贪污犯罪是为了给妻子治病，现在看来你并不是这么简单，也没这么善良！”

全进良心说，在号子里李援朝竟不知天高地厚，不知道自己此时的处境与在市委时是两重天，还敢与自己较真，想教训他一顿，让他知道自己已非昔比，可又不敢，只好反唇相讥道：“3652，你别说这个，你在台上我从没说你半个‘不’字，可我出事时去找你说情，你毫不留情。其实那时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就不会被纪检部门交给司法部门，也就不会到这里，可你不够‘意思’，见死不救……”

李援朝像被人推进水里，双腿很沉，否则真想踹这个乌龟王八蛋一脚，再喊一声势利小人。李援朝已经感到旁边虎视眈眈的张宗耀别有用心，知道此时只能用嘴泄气：“看来你坐牢并不亏，不亏就行，我还担心冤枉好人呢！”

全进良步步紧逼，冷笑道：“彼此彼此。我原来一直认为你是正直廉洁的书记，看来我的眼睛也‘拙’呀——你也不干净呀！咋还怪我们呢？”

滚刀肉看不过眼了，拉着刀条脸，冲李援朝道：“3652，

你别搞特殊，新犯人都睡上铺。”

李援朝觉得囚犯们真是一群坏蛋，世界上怎么还有这么一群王八羔子呢？没有一点人味，于是坚持说：“政府实行人道主义政策，我年龄大了，政府会照顾我的，我要去找政府干部。”侯华不知从哪儿钻出来，瘦小的身子在李援朝面前一窜一蹦，展威道：“3652，你是不是觉得你当过市委书记别人就要买你的面子？你记住，你现在啥也不是，唯有一样东西管用，就是钱。”侯华又挠挠光头，狡黠道：“我知道你想啥，你与新来的田干部眉来眼去的，认为我们都是瞎子看不见？你想指望田野给你撑腰？哼！没门！这里的事刘监区长说了算，他田野算个鸟！”

尚玉栓摆出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神情道：“我早听说押来了·一个大官，是个大贪官，正说去瞅瞅长得啥‘德性’。我这辈子天天在江湖上跑，啥模样的人我都见过……三条腿的，一条腿的都不稀罕，就是没见过大官。原来就你这样呀！说书的人都说大官是天庭饱满、大耳垂肩呀……你这么瘦，怪不得你下台了。”

“让他‘骑摩托’，‘吃火烧’吧。”犯群有人煽风点火。几个犯人把鞋、牙膏皮乱七八糟的东西往李援朝身上扔，宣泄长期压抑的不满和怒气。李援朝没见过这阵势，觉得这些犯人真是疯子。正手足无措，忽然一名壮实的犯人从外面进来把李援朝拉到号外。李援朝看见是长着一张白皙脸，中等

个头，表情谦和的余伟。

余伟原是长河市法院院长，也是经济犯罪，在犯群中颇有威信。李援朝不知他要干什么，心里发怵地看着余伟的胸牌问：“3621，你想干什么？”

余伟微微一笑说：“监狱和外面不一样，这里多是无赖。万事不要同他们讲理，讲不出道理。政府干部早规定过，年龄大的人睡下铺，你就睡我的下铺。”

李援朝懵懂地问：“你为什么这样做？”

余伟展眉一笑说：“你不要警惕性太高，毛主席说，每一个人群中不是都有左中右吗？我不知道我是囚犯中的‘右派’还是‘左派’。可我的铺条件不错，我愿意与你换换。”

李援朝看余伟精明的脸颊流露着岁月的坎坷和沧桑，不知在这种特殊环境中对他该警惕，还是该感谢。于是直率地问：“3621，你帮助我是不是还有别的目的？”李援朝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余伟。

余伟脸阴下去了，说：“‘李书记’，不，3652，我能理解你。我刚到牢狱时也被那帮犯人整过……其实就那一两个犯人起哄打人。因为我是法官，他们更恨我。反改造的家伙们发明了很多整人的办法整人，政府干部又不能二十四小时在号里，又没有监控设备。问题是他们不知为什么对你特殊……我琢磨像是……”

李援朝望着欲言又止的余伟，暗淡的眼神像无底的深

洞，想起刚才那一幕，起哄犯人背后有一双高深莫测的眼睛。李援朝缓缓地问：“除了我是当官的原因外，还有其它原因吗？”

余伟浑身悸动像有顾虑地说：“3652号，其实……我们其实也认识。我在长河市法院当院长时，在省里开会见过你几次，估计你记不得了。我在看守所关押时，同号有不少犯人是从小河市送来的，也有不少犯人是经过我定罪判刑的。在号里没想到他们认出了我，把我往死里整，这小小的囚房无处可躲，整得我没办法，只好大喊政府干部。政府干部来把犯人们训斥一顿便走了。干部一走，犯人们又围上来猛打，干部们将打人的几个犯人处理一顿，不再让我和他们住在一起，把我调到另一个囚号。时间长了，干部也做了大量的工作，我也同一些犯人熟悉了，他们觉得我并不是非常心黑的法官，我这才混出点样子来。可你和我好像还不一样，好像有人对你特别‘关心’。”

李援朝忽然莫名其妙地想起隐藏在犯群中的那双难以捉摸的眼睛，像看到了一只黑色的饿狼，不由担心地说：“3621，你……你有什么话不妨直说。还有，咱俩换铺会不会有人干涉？”

余伟知道牢狱生活已使李援朝聪明了不少，于是揣摩道：“估计有人看不过眼，会嚷嚷。不过这事田分监区长说过，这算是政府干部的安排，政府干部点头了。”

俩人在群犯的注视下刚搬完铺盖卷和洗漱用具，张宗耀瘦长的身影便出现在他俩身后，他像泼妇似的指着余伟的鼻子，歇斯底里地叫道：“3621，你这个混账咋干的，一点原则性也没有。话又说回来，你现在还‘巴结’他干熊事，你拍他的马屁没用了，他早贬值一文不值了，咋，你还指望他当市委书记？”

余伟知道惹不起他，有的人变化太快，变得让人不可思议，就说这个张宗耀，当局长时真看不出来他身上哪点不像彬彬有理的文化人，乌纱帽被摘后突然像变了一个人，简直比地痞流氓还流氓，有人说他过去就是黑社会分子，这话没有依据，他当时顶多与黑社会有接触，够不上黑社会分子。鲁迅曾说过对付流氓的办法是：比流氓更流氓。可余伟觉得使上吃奶的劲学流氓也赶不上张宗耀这个前任局长流氓，只好甘败下风。

“3620，你不是在西原市当过物价局局长吗？你和李援朝是老乡，过去又是上下级关系，我照顾一下你过去的老领导，你该高兴啊！”余伟巧妙地把球踢给了张宗耀，张宗耀顿时气得脸像猪肝，一会儿红到了光白的脑袋上……

李援朝听余伟说眼前这个穿囚服，微隆的肚皮上边支着个风字光白脑袋的人，就是本市原物价局局长，大吃一惊，心想，这个腐败的蛀虫原来押在这里。李援朝过去就耳闻张宗耀与黑社会有染，共同倒烟发财。案发后，张宗耀多次找

到自己表白他是廉洁的，一心为公，并盟天发誓。李援朝原本相信他，但随着案情的进展知道张宗耀与黑社会联系密切，作案很多，事实充分，李援朝便不再询问他的案子。没想到今天在监狱见了面。

“3620，你也在这里？”李援朝顾念张宗耀当初曾在自己面前忙前忙后的，也算共过事，就打个招呼算是礼节。

不料，张宗耀一改过去谦卑的态度，鼻子不像鼻子眼不像眼，怪模怪样的对李援朝道：“3652，你是新犯人，要学习这里的规矩，放老实点。”

李援朝看他一付居高临下、盛气凌人的德性，气得鼻子出气也感到热乎乎的……心说，你张宗耀如此狗模狗样，与过去的反差太大，你过去看见我是不躬身不说话。我曾责备你不要行鞠躬礼，都是同志，大家是平等的，可你又要认我当爸爸，我说我比你大不了几岁，怎么能当爸爸，可你在没人的时候还是叫我爸爸……

如今你长能耐了，不仅不“孝敬”我，反而想整我。不能忍下这口气，于是反唇相讥道：“3620，你在号内也这么威风，我差点认不出你了。过去真是小看你了，‘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’。你的本领真大，让我为失去你这个‘儿子’痛苦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今天又见到你这个‘儿子’了，你怎么不叫一声‘爸爸’呢？”

张宗耀闻言气得整个脑袋变得跟猪肝一样，像随时会爆

炸的红气球。在号子里还没有人敢这样给他“上劲”，要换个人早跟他玩命了，一时脑子里空白，张着嘴说不出话。他环顾四周，周围犯人都在窃窃私笑。

张宗耀捶胸顿足好一会儿，才定下神来，可又不敢对李援朝动武，无奈之下压住心头的恶气说：“3652，不是我张宗耀和你过不去，咱按规矩办事，新犯人你必须睡上铺。”说完像气晕了头似地歪着脑袋斜着跟盯着李援朝，像要一口吞下李援朝似的。

李援朝也豁出去了，怒吼道：“你小子难道不怕你爸爸从上铺上掉下来摔死？”

张宗耀其实也算得是个大草包，尽管他有堂堂的大学本科文凭，研究生文凭，其实都是花钱加“混”得来的，肚子里并没有多少墨水，此时面对李援朝连讽带刺的斥骂，他的脸白一块红一块，却在肚子里找不到回击的词，又东瞅西望想找人助仗，不料没人搭理他。只好用苍白的话叫道：“你不要胡说，我没有你这个爹，我不承认。”

李援朝心中的怒火向上蹿，毫不让步道：“好小子，你不要你这个爸爸，不承认，这也好，我不当了。不过我想问你你现在的爸爸是谁？肯定你又找到新爸爸了。”

犯人们哄堂大笑起来，在犯群中趾高气扬的张宗耀在李援朝面前栽了跟头，群犯觉得解了气，痛快。

张宗耀听李援朝这一骂，不但没再发火反倒显得气壮起

来，他先冲群犯叫道：“你们看他妈的要猴啊！都给我滚开。”又扭头冲李援朝面含玄机地说：“3652，算你猜对了，我的确在这里又认干爹了，不过现在的干爹比你‘爽’多了。虽然年龄比我小，可已经给我不少钱，你不要眼红……”

李援朝像吞吃了一只死老鼠，不由得狠狠的向地上吐了一口痰：“呸！你该在脸上刻两个字——无耻。”

张宗耀看群犯全是鄙夷的跟神，心想压不住李援朝，今后在群犯中就没有面子、不好混了。张宗耀指着李援朝咬牙切齿地说：“3652，你别假正经。日他妈……老子我一生风风雨雨三十余年，当过红卫兵，下过乡，扛过枪，开过机器，当过干部，也戴过红花当过模范。这一切是啥？全是他妈的拿人当猴耍，哄人的。到头来老子房无一间、地无一垌，穷得裤子也穿不上，女人也没玩几个。我认你当干爹就是为了搞点钱，当大官，我现在才日他妈琢磨透，过去稀里糊涂批判过的那句话，‘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’是他妈的真理。我闹明白了人格、尊严变不成钱，富裕才是人追求的活法……不过，我也看出来你这顽固的脑袋是想不通这个道理的……告诉你，你别不认罪，无理申诉、缠诉对你没好处！”

张宗耀为自己的歪理陶醉得摇头晃脑，自认为占了上风，手指着余伟道：“3621，不准他睡下铺，这是规矩，也是刘监区长的意思。”

李援朝哈哈大笑道：“3620，我琢磨你现在的爹不会轻易放过我的，你小子好好听你爹的话有钱花……”李援朝忽然止住笑严肃道：“只不过你小子小心脑袋搬家。”

张宗耀阴阴地冷笑道：“哼！咱们走着瞧！”

余伟冲张宗耀的背影一脸鄙夷地说：“你慢走，走好了。”

侯华此时看不过眼，又窜上来吊起眼珠对余伟说：“3621，你是不是指望3652受贿的脏钱拿出来让‘把丝’们花花？”说完挠挠光头。

宋孺子摇着疤痢头意味深长地奸笑道：“你们真是做梦娶媳妇，男人的钱只会拿出来给女人花，哪有给男人花的？女人越漂亮越骚，男人出的钱越多，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。”

独眼龙嘿嘿地怪叫道：“趁干部不在……让3652说说他在外面是……让咱这些在这里憋了十几年他娘的全身上火的人过把耳朵瘾。”

余伟严肃道：“都不准乱说，谁再多说我就请示田分监区长罚谁分。”

犯人们虽然不服，但张宗耀走了又无人愿当出头鸟，于是又平静了下来。

晚上，李援朝走到铁窗前，外面又飘起了雪花。

今年是好兆头，瑞雪兆丰年，这是喜庆的新年啊！看电视娱乐的哨音尖厉地响过，犯人各自发出不同的叹息，从囚

室出来看电视，电视开播了，犯人们议论今年的春晚晚会会咋样，会不会像去年一样臭……

铁窗外不时响起新年的爆竹声……。

已是十一点多了，天气冷得很，也许是过年的气氛和下雪的氛围使李援朝并不感到冷。

因为是除夕，监区为收看“春节联欢晚会”电视节目而推迟休息时间，许多犯人却没去看电视，在床上用被子蒙着头做“睁眼梦”。

李援朝也没兴趣看电视里的莺歌燕舞，可又睡不着，脑海里被乱七八糟的事塞满了。

夜深了。

囚室里黄色的灯光洒在每个犯人的身上，除夕之夜对犯人们来讲是痛苦和思念之夜，而梦中过年更实在。犯人们已鼾声如雷，此起彼伏。忽然一名犯人在梦里大叫道：“亲爱的你别离开我，要不，我就不活了……”这一声如响雷，把李援朝吓了一跳，抬头一看，犯人们依旧在打呼噜，只是有几个囚犯翻了一下身。

李援朝忽然发现这些霸道凶残，荣辱颠倒，甚至杀人不眨眼的囚犯也有弱点，比如他们竟会为女人的绝情而痛苦不已，显得囚犯的感情丰富而脆弱，不少囚犯在本子里都装有一张女人的照片。在做囚的日子里，这个女人就是他生命的支柱，他们为了这个女人可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李援朝此

时也领悟了囚犯们发明的所谓“女人与社会发展动力的关系理论”。

透过钢筋窗户，窗外依稀可见不远处像山一样黑乎乎的高墙，墙顶部在探照灯的照射下，雪花飞舞，道道电网闪着怕人的反光点。

远处天空不时爆发出璀璨的烟花，似乎在告诉人们除夕的气息。高墙外阵阵鞭炮声隐隐约约地传入囚狱，与囚犯的鼾声交织在一起……

忽然几声震天动地的爆竹声连续响起，李援朝再次意识到这是年三十的晚上，是万家团圆、普天同庆本世纪最后一个新年的时刻……家家团圆，自己没有家。老伴去世，女儿在哪里？在干什么？会不会一个人在伤心地哭泣？

思亲的情绪汹涌袭来，想起过去三口之家和睦幸福的日子……昨日的幸福永不再来，李援朝心如刀绞。也许是年龄大的缘故，李援朝老想流泪。

突然，一名犯人将另一名犯人蹬下床，床下的犯人哎哟哎哟地叫唤。李援朝扭头一看，被蹬下床的是罗锅，蹬他的是脸涨得通红的白脸大学生苏凡。

宋秃子张嘴骂道：“他妈的，不想睡觉滚他妈的蛋，我正‘操，你姐呢，把我的‘好事’给搅和了……咋了？快说！”

“这个癞皮狗摸我屁股。”苏凡坐起道。

“你这条直不起腰的‘公狗’，老摸人家的屁股干啥，你如果心急就找条‘母狗’。再搅和我的好梦，我可掂着你的腿把你扔到外面暖地球去。”宋孛子骂道。

监室又恢复了平静，可李援朝的床晃个不停，上铺犯人在“砍椽子”，这是男子监狱特有的“一道景色”，李援朝不敢败人家的“兴”，只能在无奈中煎熬。

前铺一个犯人猛地坐起来，脱下裤头手忙脚乱地擦了起来，上铺的犯人也结束了运动，懒懒地坐了起来，估计在收拾排泄物。

李援朝受不了这种折腾，显得急躁起来，睡不着，又有了尿意，下床去了厕所，在厕所贴窗张望，透过高墙上的灯可以看到雪还在不停地下着，这是多年不见的除夕雪夜。远处夜幕中的城市灯火辉煌，楼房林立，不时传来鞭炮声，隐约还可看到明珠大厦和工商银行大楼上的霓虹灯。

雪中，都市除夕的夜晚真美啊！

刚出厕所门，眼前好像有个人影一晃而过，李援朝估计有人监视自己。回到监舍，竟没有人“抗议”，在厕所时间的确长了点，李援朝觉得奇怪，也庆幸，也许刚才罗锅摸别人屁股事件掩盖了自己去厕所时间长的“问题”。

李援朝又钻进被窝，突然觉得被窝里又湿又凉，脚还蹬住了粘糊糊的东西，急忙掀开被子一看，差点恶心得晕过去，原来有人在被窝里拉了一泡屎。